

## 文學會消亡嗎？

文學會消亡嗎？

這似乎不應該成爲問題。因爲，這世上有那麼多的文學發燒友，有那麼多的文學暢銷書，還有那麼多層出不窮的文學「新生事物」——從「網路文學」的火爆到「少年作家」的紛紛登場，從五花八門的文學刊物到目不暇接的各種「徵文」、「大獎」……文學不是明明十分繁榮嗎？

十年前的《世界文學》中就刊發過一篇題爲〈文藝的衰亡〉的文章（作者章國鋒）。該文介紹了德國文壇的有關討論。一些學者認爲：作爲「文字語言藝術」的文學正在被以「視覺藝術」爲代表的「大眾文化」所取代。一份社會調查報告表明：在十年的時間裡，文學作品的數量遞減了五分之三。絕大部分人對文學的現狀不滿，認爲當今的文學作品「淡而無味……質量愈來愈低」；在被調查的十種職業中，「作家藝術家」如「軍人」一樣，是最不受歡迎的職業。

更早，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也注意到：「有人把小說的歷史比作因長期開採而被耗盡的煤田。」但他進一步指出：「如果小說真的會消亡，那絕不是因爲它已經耗盡了它的能量，而是因爲它存在於一個跟它日益格格不入的世界中。」他指的是「小說越來越掌握在大眾傳播媒介的手中」，而大眾傳媒的簡單化傾向是與小說的複雜精神背道而馳的。

中國作家中，葉兆言也在一九八八年就斷言：就小說創新而言，「新的配方也許永遠誕生不了……創新早成了大而不當的掩飾，小說家們常常最不知恥，有意無意重複了別人的發現，卻又大言不慚地去申請專利。」他因此而將自己的小說創作定位於「重新獲得讀者」。

還有韓少功，也在一九九二年指出：「小說似乎在逐漸死亡。」「小說的苦惱是越來越受到新聞、電視以及通俗讀物的壓迫排擠。……但小說更大的苦惱是怎麼寫也多是重複」。他相信：「技術不是小說，新觀念不是小說。」「小說能否重新獲得靈魂」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

由此可見，關於「文學正在消亡」的吶喊主要是針對大眾傳媒的擠壓和創新的道路已經沒落這兩種意義上來說的。值得注意的是，作家們並沒有把話說絕。在他們看來，小說的出路在於寫出人生與世界的複雜，寫出靈魂的深度來。而這些，其實是文學家的老生常談。當然，是因爲常常被人遺忘而需要經常強調的老生常談。我現在想說的是，對於大多數寫作者來說，即使寫不出世界的複雜和靈

魂的深度（這世上有深刻智慧與獨到眼光的思想家、文學家畢竟是少數），即使許多作品只是一時情感衝動的產物或者模仿某位當紅作家作品的結果，只要不斷有人在從事寫作，文學就不能說已經消亡。因為文學從一開始就是人類表達自我的渠道，是人類寄託情感的精神家園。一直到今天，它也依然在幫助人們傾訴自己的心聲、記錄自己的生活、表達自己的追求這些發揮著電視和卡拉OK所代替不了的作用。像王朔那樣因為經商失敗而轉向寫作並終於獲得了成功的作家，像韓東、王小波那樣為了自由寫作辭去了大學教席的作家，像史鐵生、張海迪那樣身患殘疾而從寫作中找到了精神寄託的作家，像阿來那樣一邊辦科普刊物，一邊寫作的作家……都是人們需要文學的生動證明。只要這世界上還有人喜歡寫作，只要寫作還具有人們表現自我、同時也與人溝通的功能，文學就不會消亡。甚至，可能不僅不會消亡，反而會在更加普及的層面上繁榮興旺。的確，這世界上公認的文學大師是越來越少了，公認的文學經典也越來越缺乏了。但是，文學在今天的普及程度卻恐怕是空前的。隨著教育的普及，隨著文學的普及，隨著網路的普及，隨著結社自由、出版自由的空氣越來越濃厚，文學的發燒友也越來越多了。

至於那些德國學者對於大眾傳媒擠壓文學的憂慮，雖然是事實，但恐怕也沒有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我倒是覺得大眾傳媒的出現事實上是為大眾文化的多元選擇提供了更多的可能。不錯，今天喜歡看電視的人比喜歡讀詩歌、小說的人要多，但這並不意味著文學已經蕭條。除了熱愛文學的人的陣容不容小看以外，還有相當一部分人是既喜歡電視也喜歡文學的。此外，大眾傳媒常常也在幫助文學繁榮方面發揮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例如，張藝謀那些根據文學作品改編而成的電影就常常反過來促成了那些作品的暢銷；電視與文學的聯姻也常常促成了文學作品的普及；一部分作家競相「觸電」也顯示了大眾傳媒對於作家的吸引力；而書商對於暢銷書的「炒作」固然常常有言過其實、譁眾取寵之嫌，但不可否認的是，有的「炒作」也的確達到了推出文學新人、普及文學佳作的積極作用。從這個角度看，大眾傳媒對文學既有擠壓、也有成全的雙重作用是值得深入研究，而不宜簡單指責的。

因此，對於文學的前途，我們是可以持樂觀態度的。因為，歸根結柢，這世界是需要文學的。人類是需要文學的。

也許，文學最熱鬧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也許，《戰爭與和平》、《紅樓夢》那樣的史詩已經再難重現於這個浮躁的世界。但無論如何，文學是不會消亡的。是的，不會。不信的話，就走著瞧吧。